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五

台徳大君記五
起元和六年
止元和九年

リ 5
671
5



門 伊 5
號 671
卷 105



昭代記 大德大君記五

元和六年庚申正月謀越前加賀等數十藩重
修大坂城大將軍宴伊達政宗於寢殿初烈祖
疾病政宗馳如駿府候起居烈祖召見於臥床
慰勞之賜佩刀及物遺命輔大將軍鎮撫東國
以故大將軍尤親重之政宗頗通書史大坂冬
役呈梅花數枝以賀捷意取於元伯顏之詩也
嘗自題肖像曰馬上少年七世平白髮多殘軀
天所縱不樂將如何當時宿將中獨政宗有風

昭代記 卷五

雅懷能屬詩歌。後水尾帝收其歌於集外歌仙。
二月阿波國主松平至鎮卒。子千松丸襲封。
廿五萬七千石。京師火。三月京師又火。加牧野
右馬允忠成萬石。并舊食七萬四千石。襲其收。
廣島城指揮應宜也。三條城主市橋下總守長
勝卒。無子。長勝有愛童。以女妻之。爲子。名市橋。
三四郎臨終請爲嗣。諸臣不從其言。請甥長正。
曰。長正從大坂役有功。長勝常指曰。是我嗣也。
無不聞者。臣等意長勝病苦而意亂也。更以亂
命聞。於是賜左京長正近江仁正寺田二萬石。

三四郎三千石。先是土浦城主西尾丹後守忠
永卒。至此賜其子右京忠昭遺封二萬石。四月
課伊達上杉蒲生最上南部佐竹等諸侯修繕
江戸城。六月和子姬歸于京師。大將軍第七女納后之
儀久絕。有司檢索故事。資裝服御支用不貲。計
曹令百工物呈工價。裁量其高下。欲取其中價。
土井利勝曰。論價則功楛。取賤則物糝。非幕府
所以奉天子之意。且材者天下之公用也。散乎
上而布乎下。雖有衍出。不爲虛耗也。姬初立爲
女御。次年冊爲皇后。幕朝充其歲會。以七千萬

石云利勝淵靜有大慮其輔政務存大綱常曰
治大國如烹小鮮過烹則爛不熟則腥其不可
食一也治民亦然失於煩碎失於苟簡俱不可
是時磨下士俸祿及官吏餼廩皆仰給大倉州
郡搬運穀粟儲峙經久陳粟紅腐受俸者皆若
加以運輸浩費計官伊丹康勝言請除職俸止
其身其餘及子孫者五百苞以上與之采地軍
國所用之粟量出輸之江戶諸州令長所在造
倉以備飢荒歲歲糶故糶新其餘兌金收諸計
府以供國用則郡縣無轉漕之費大倉無朽腐

之損公私俱便利勝曰昔嘗侍烈祖有進此議
者烈祖曰汝不聞乎天下之民不若關東之民
之衆關東之民不若鎌倉之民之衆今時亦然
天下無事則已若夫有事則道路梗塞舟車無
時至當是時軍民不以紅腐怨有司倉無陳粟
何以救其急籌大計者不顧細利汝所慮者小
吏之憂非邦家之計也今子之所陳是已不可
用也七月谷川和泉領主桑山伊賀守元晴卒子
主殿貞晴襲封二萬六千餘石八月笹山城主
松平伊豆守信吉卒子山城守忠國襲封五萬

石。柳川侍從田中忠政卒。無子。封除。先是忠政有三兄。伯長顯。事父不諧。出亡于京師。凍飢而死。仲吉信。居久留米。兇悍嗜殺。嘗手刃五十餘人。誤傷已膝。未痊。觀侍臣角力。踏地作勢。傷破而死。叔吉興。別賜二萬石。無子。請菅沼翁介爲壻。傳封。稱主殿頭。定官。坐事奪封。田中氏遂衰。九月。世子家光加首服。拜從二位大納言。公子忠長拜從四位下。參議水戶少將賴房拜正四位下。左近衛權中將兼參議。鑿神田川築堤。十月。河中島領主岩城忠次郎貞隆卒。子能化丸。

吉隆襲封萬石。加青山伯耆守忠俊萬石。移封武藏岩槻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十一月。復棚倉城主立花宗茂於筑後柳川。賜舊封十萬九千石。大將軍謂宗茂曰。曩者封卿於僻遠小邑。而不怨不慍。能安義命。予嘉厥謹勅。復諸舊土。自今以後。益修武備。其勿有怠焉。宗茂感泣拜恩。既就國。城中營構頗美。士大夫皆喜。宗茂曰。田中氏驕奢。好土木。大坂之役。用須不足。遂至國滅。予以爲室屋不美。不沾雨衣。衣服不麗。不汚祖。昔佐野源左衛門失祿而復之。以其無罪也。

我異于此。嘗與幕府相抗，而幸賜寬宥，以復舊封。恩莫大焉。顧我祖先，以武聞。今舉爲藩屏者，蓋以此己。汝等倍飭勵武事，勿墮我家聲。宗茂爲人，端慤慎重，而胸次明快，能治國御衆。細川忠興嘗問曰：卿群臣輯睦，殊異他邦，何由而能然？或由監察得能者乎？宗茂曰：否否。吾憎任其監察也。吾視臣庶，無遠邇，無內外，閨房所與，婦妾語者，亦欲令外人聞之。儻或者由斯心乎？干下乎？嘗從大駕朝京師，有司造浮梁於大堰河。大將軍怒曰：東照公未嘗造浮梁，而今設之以

示易濟，何也？宗茂曰：東照公時，海內未定，事變難測。今四海一統，人心悅服，當此時造浮梁，以濟大險，人人如履平地，益足見國家之盛矣。大將軍怒乃解。十二月，駿府城代松平大隅守重勝卒於任所，賜子丹後守重忠橫須賀城二萬六千石。如父時，仍守駿府城。閏十二月，加福智山城主有馬玄蕃頭豐氏十三萬石，移封筑後久留米城，并舊食廿一萬石。加松平隱岐守定勝七千石，移封伊勢長島城，并舊食十一萬七千石。加稻垣平右衛門重綱三千石，移封越後

三條城并舊食二萬三千石板倉勝重爲京尹
二十載自偃武後尤悉心治道視民如子訴不
得直者皆知其非民不忍欺之京師大治先是
烈祖舉彥坂光止爲駿府市尹光正堅辭烈祖
曰汝盍與板倉伊賀詢焉勝重曰何必辭子欲
民之無冤乎先須塞已欲心苟無欲民之情僞
若觀火耳昔嘗有賄我百金者雖不受而尙欲
掩其過甚矣貨之動人也光正敬服乃奉命及
大坂舉兵兇徒潛匿動輒欲襲京師勝重先機
爲備擿姦發伏賊不得動手攝河之間躡血兩

載而京師晏然無事至此連以老病乞骸骨不
許最後大將軍令舉人以代勝重曰臣久居京
不與人交故鮮有知者焉無已則兒重宗可也
大將軍悅乃命重宗重宗固辭大將軍曰古不
云乎知子莫若父汝父之所舉也奚辭之爲重
宗不得已拜命既就任勝重即日受代去重宗
曰兒也非真願學焉大人何遽爾勝重曰明鑒
以汝爲能何效故官所爲父子面旣異心亦不
同我在則從我亡則誰從汝自以爲不能則無
掩其過竭心卑才及有失卽引咎而退天下多

才必擇能者代汝以過免官非耻也乃去買舍堀川語里人曰母以舊尹置我於法外致租里長如法勝重又謂里人曰新尹嚴勿侮焉重宗廉平不減父剛毅過之其臨聽必遙拜愛宥神誓曰重宗意欲無私苟有私願神罰殛焉及斷訟恐心動自抹茶試之心定則磨平而茶細於是始決之常言我不及家君遠矣家君時婦女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子男事家君諾迨歸乃曰我非忘汝言汝之父若夫訴不直故不得宥耳是以訟者無怨言家君固無私我不能學焉故

痛絕請謁後堂聞寂重宗弟曰重昌俱以聰敏稱其少也大將軍嘗設疑案一道問二人重昌卽判之重宗受案退數日始對焉大將軍謂重昌才優於兄勝重曰不然重昌年弱少思慮重宗臨事不倚重厚可任矣及爲尹果稱職勝重嘗置驛京西鷹峰通丹波之道關田置編戶民甚便之爲立祠既老日集里人圍棋消日以大將軍讓職之明年年八十歲而卒民多爲制服者初重宗固辭京尹執政知安藤直次之與重宗善也往諭之直次曰旣違君父之命豈容我

言耶強之乃往。閑話移刻將辭歸。重宗曰：有命代父職，不材不能勝任，故固辭于亦耳之乎。直次曰：余謂是非不材，怯故也。重宗色然詰其故。所也而以不材辭，非怯而何。重宗乃起奉命云。七年辛酉正月，豐前參議細川忠興致仕。子內記忠利襲封三十九萬九千餘石。忠興薙髮自號三齋，屢召侍燕，眷遇滋厚，特許乘輿詣廳事。忠興受學藤原肅，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諭人大將軍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

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爲良材。大將軍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爲何如，皆答不解。大將軍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濯，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忠興多技能，善和歌、猿樂、謡曲、茶儀。至刀劍茗具古器之鑒識，皆精專其業者，亦來取法。當時受撐杓於茶博利休者，獨忠興存。諸侯嗜茶者，多就學焉。忠興曰：公等以武功享封，講武不遺先業，以餘暇烹茶消閑可也。安得遺本務末，忠興創意命

工造甲冑去覆臂髀佩以便步戰世傳之以爲
細川製大將軍嘗裁酌右制製隱士服以賜忠
興合服以朝後人倣之稱爲三齋套衣封立花
齋七郎勝次於筑後三池萬石勝次宗茂之支
族也加西尾城主松平右近將監成重二千餘
石移封丹波龜山城并舊食二萬二千餘石三
月勝所城主本多縫殿助康俊卒康俊酒井忠
次次子也出繼本多氏太坂之役前田利長與
大野治房等戰康俊橫擊破之獲百餘級加萬
石封勝所城至此再轉封賜其子下總守俊次

二河西尾城更加五千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
三月大風雨迅雷明浙直地方官奉書以我海
商爲暴請切治之以其書辭無禮却之足利氏
之季有明人鄭芝龍者乘我喪亂奪肥前平戶
島據之誘我罪隸亡卒以犯兩廣福寧間後去
歸明餘黨踞于江南島嶼以掠邊明人以爲我
所使也芝龍之子曰成功及滿鞆取明成功據
臺灣以奉明正朔其母我平戶士人之女而芝
龍娶以爲妻云四月高崎城主安藤對馬守重
信卒無子先是養本多政重次子重長爲子重

長襲封五萬六千石。重信爲人忠謹，輔政十餘年，未嘗有過失。大將軍深加寵眷，嘗除夕相對圍棋，辭退欲裝門松以迎年，大將軍聞之，強留之，命厨人送松竹往裝。至今爲例。先是高松城主生駒謹岐守正俊卒，七月正俊子高俊襲封十七萬餘石。八月加長島城主菅沼織部正定芳萬石，移封近江膳所城，并舊食三萬餘石。加龜山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萬六千石，移封丹波福智山，并舊食五萬石。暹羅官船來獻方物，乞互市。往年有駿府人山田仁左衛門長政者，

出奔暹羅，自足利氏之季，海禁大弛，我商船數來往南洋諸島，海賈及逋徒亡隸，集暹羅者成一聚落，以居。名日本街，長政亦往寓焉。會其國有海寇，國主下令募能戰者，長政素有膽略，於是首糾合逋逃，爲本邦軍裝，聲言大兵自日本來，援國人大奮，俱擊却之。國主大悅，舉以祿之。後屢積功，終長其一部以輔政。至此付書以贈土井利勝，朝議允其互市。阿媽港呈書政府，請嚴禁洋盜。十二月，織田長益卒，長益右大臣信長之弟也。本能寺之難，逃出，豐臣太閤資養之。

剃髮號有樂以善茶技游于公侯之間關原之役從我軍家臣某斬石田三成士以獻賜大和三萬石及大坂舉兵應募入城和成歸于我大將軍以右大臣故寬宥之使之居京師仍食舊土分其封二子丹後守長政大和守尙長各萬石自食萬石以養老至此收其所自食萬石加橫須賀城主松平丹波守重忠萬五千石移封出羽上山城并舊食四萬石以畿內縣令喜多見五郎左衛門勝重治蹟最加采千石大坂之役越前宰相忠直爲左先鋒敗西門先登斬首

三千六百餘級功爲最烈祖賜寶器奏進位參議忠直弗懌曰吾父當爲將軍參議吾跌而取之敝器何爲乃抵之地稱病不東觀自烈祖薨淫虐滋甚喜怒罔常有觸意輒手斫之一日歸自畝謂群臣曰今日之游樂哉杉田壹岐三正進曰君何出亡國之言也忠直怒詰其故三正曰日者田獵寡獲則君暴怒刃從者群臣恐死故捐軀驅獸耳必欲充其歡乎猛士勇夫皆將死於禽獸也忠直益怒抽刀將斬之侍臣抑留遂扶三正退其夜忠直召三正謂之曰吾過矣

吾過矣。今適進膳，食不下咽。汝曰：「救我，則能食矣。」把佩刀予之，曰：「此欲以刳汝者。」三正灑涕謝之。然後終弗悛。

八年壬戌正月，加古渡陸常城主丹羽五郎左衛門長重三萬石，移封陸奧棚倉城，并舊食五萬石。初，長重事豐臣太閤，食小松十二萬石。烈祖愛長重聰敏，謂太閤曰：「僕欲子養長重。」太閤笑曰：「吾行當用之。」欲授陸奧地三十萬石，未果。而太閤薨，關原之役，黨西軍失侯。大將軍自幼與長重親善，嘗約緩急不相忘。土井利勝爲啓諸

烈祖，後賜常陸古渡莊萬石。大坂之役，有功，加萬石。長重節儉愛士，有風藻，好和歌，數召見備顧問，列談伴衆。加小諸城主仙石兵部大輔忠政萬石，移封信濃上田城，并舊食五萬石。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十九日，館於今市街。有人告變，於是促駕向壬生驛。歷岩槻，還江戸，留井上正就檢宇都宮城中狀。初，本多正純新造行殿以待大駕，大興土木，窮極工巧。役根來衆，根來衆者，舊南紀根來寺之僧徒。甲寅之役，黨大坂，後降，畜髮爲兵，謂之根來衆。分

其徒百人屬之正純及課役衆不服曰吾職在軍旅不在於土木正純大怒悉殺之工匠作機巧者閉之城中不令還家家人訴諸官因傳行殿有機變大將軍之出行館也方夜深人無有知者植村家政至土井利勝怪問之家政曰吾心動意其有變故來利勝乃附家政耳語俱從駕而還家政父持益再遇國變再獲其賊世以爲奇最上義俊嗜酒耽色宰臣屢諫之弗納嘗浮船墨水多載妓女絃歌酣飲義俊袒裼躬自棹舟曾有官船行過義俊與其篙人鬪爭相擊

歷脫身歸事傳播都下山形國富兵多功臣食祿萬石以上者十有七人爭權不和宰臣或欲

廢義俊立叔父義忠

稱山野邊右衛門

松根備前光廣

與義忠及甕延越前相惡光廣來江戶訴云先君家親如楯岡甲斐家食肉而死臣等馳至卽已茶毗其屍臣意家親無病暴死甲斐宜會群臣審其病狀以解臣民之惑而俄火其尸狀屬可疑臣因召爾時侍女問之女曰屍斑黑臭不可言臣以是知其中毒而臣力不能得賊義俊幼義忠自藉季父之尊專斷于國甕延越前等

誘義俊沈湎淫酗圖廢之以立義忠矣國危累卵而臣力不能除害願官誅姦臣以安最上氏執政會酒井忠世邸聽訟下吏治女辭不甚堅光廣訴無證坐矯誣幽之柳川乃使町奉行島田彈正利正米津勘兵衛由政傳命諭群臣協謀一心以輔義俊義忠越前答曰光廣罪大矣而誅止流放姦獍將相繼而起且彼多黨恐有復訴者願以官命選立宰輔以鎮國二人還報大將軍令義俊自擇輔相命之宰臣辭弗受馳駟山形謀之往返不決數日大將軍曰臣不畏

君君無以令臣國不可爲也山形要鎮主幼臣爭地不可守也七月廢義俊收封更給近江參河田萬石俟長議封幽右衛門義忠於池田氏小國日向於鍋島氏延澤遠江於加藤氏楯岡甲斐於細川氏日根野將監於藤堂氏上山兵部於黑田氏本庄豐前大山筑前於酒井氏氏家左近於毛利氏鮭延越前於土井氏越前有士十人從赴配所誓生死不離側土井利勝養越前以俸千石越前乃分諸從者各百石身輪食十家以至死葬諸古河之郭爲建僧院名曰

鮭延寺。越前有怪力善使百斤鐵棍最上氏之
興每戰有功世最惜之義忠後遇赦仕水戶爲
輔臣稱山野邊氏義俊既廢於是使本多正純
永井直勝收山形城下令奧羽諸侯發兵嚴備
正純直勝既入山形城大將軍使伊丹喜之助
康勝高木九兵衛正次往詣山形傳命正純訊
以罪科十一條正純盡辯之康勝又取書於懷
再以三條質焉正純不能答乃奪宇都宮城幽
正純於由利給以厨資五萬石正純固辭降至
千石乃受子出羽守正勝及他子亦皆謫死

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正純捷慧巧機辯大將
軍之後關原戰期也正純請斬父以解世子之
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謂人曰正純之言傷大
倫矣其不令終乎後威權日熾人謂直次公言
未必當直次不答及封宇都宮直次曰禍其在
此矣正信亦臨死戒正純曰吾參河鄙人大君
不知其不肖致位乎群臣之右身及二子封侯
宗族莫不霑澤死生無能報也吾見前代事君
者北條義時怙寵蔑君石田三成賣友固恩皆
流醜萬世平生每念之如身負其責汝宜謙卑

昭代紀略卷五
以牧已勿矜勿傲勿侮辱人顧者吾每增封辭
弗受大君蓋常謙焉吾死必大賚于汝汝必勿
受焉正純不能省終及於難後年有人問於土
井利勝曰正信之勲大矣子孫雖有咎宜應宥
之而何其誅之嚴也利勝曰爲政公道爲本當
天下創業之初以世臣勲戚私其誅賞何以示
威於外諸侯况身世政柄首犯大憲父祖雖有
勞不可得而宥也大久保忠隣之奪封也天下
寬之謂由正純父子之諧至此論者以爲天道
陽報之所致復古河城主奧平美作守家昌於

守都宮其十一萬石如故堀伊賀守利重前坐
大久保忠隣除封幽於守都宮至此封常陸土
浦萬石以家昌年少使仍居守都宮以視家昌
政利重左衛門尉秀政之弟也加河中島城主
酒井宮內大輔忠勝三萬八千石移封出羽鶴
岡城并舊食十三萬八千石賜忠勝弟右近大
夫直次萬二千石長門守忠重八千石皆於鶴
岡旁近地忠勝祖左衛門尉忠次爲開國元勲
而采祿止一千五百貫世或疑以廢世子之故
也至此并宗支封邑與榑原本多等相匹而實

稅始倍。徒之議者，謂國家待功臣至厚，不於其祖必於其子孫，輕乎名則重乎實，恩禮兼至，攬天下之士心如此。九月十五日，世子家光始擢甲大將軍，令加藤嘉明擢之。故事，王公冢子擢甲以耆舊爲上賓，行其儀，或尊行者爲之，嘉明固辭不允，請歸家熟思。乃上誓書曰：臣子孫世世必莫圖反，擢甲之命，則不敢奉焉。大將軍嘉嘆而弗許，遂行擢甲儀。藤堂高虎之在伊豫也，與嘉明爭疆界不平，嘉明實弟忠明於保障，聞高虎攻忠明，將出兵救之。其臣止之曰：是必藤

堂氏之謀也。若信耶，雖救弗及。而上啓報仇，無晚也。高虎果以嘉明動兵，聞無驗，事罷。初，大將軍與烈祖評，隲宿將大將軍頗慮福島正則難制。烈祖曰：正則雖桀驁而無大志，至嘉明其意未可測也。然自偃武後，嘉明恭慎奉公，卒以功名終。加岩城城主鳥居左京亮忠政，十萬石。移封出羽山形城，并舊食二十萬石。賜忠政弟忠恆其旁近田二萬石。加松岡城主戶澤右京亮政盛二萬石。移封出羽新庄城，并舊食六萬石。是時松平丹後守重忠食上山四萬石，爲忠政

從弟戶澤政盛爲其妹壻而酒井忠勝則其女壻也忠政族姻皆集一州自關原之捷烈祖於外諸侯池田福島等遽增賜鉅封而至譜第功臣未甚大封然多建其庶子弟姪爲支封令其地與宗藩相接以并力大將軍繼紹遺謀以分割邦邑故如本多忠勝鳥居元忠之後并其本支姻戚皆五六十萬石力足以與外諸侯相頡頑蓋有深謨云加佐貫城主內藤左馬助政重二萬五千石移封陸奥岩城城并舊食七萬石加政重子帶刀忠興萬石加田子領主土方掃

部頭雄重萬五千石更賜陸奥菊多邑食二萬石加上田城主真田伊豆守信之四萬石移封信濃松城并舊食十三萬五千石先是賜信之長子河內守信吉上野沼田城三萬石次子內記信政二萬五千石叔隼人信雄萬七千石至此并其本支二十餘萬石初信之歸于我也烈祖養本多忠勝女妻之乙卯之役信之病使信吉信政從軍戰于天王寺斬首二十七級馳人報捷信之聞天王寺戰甚苦未讀其書問使者曰根津主水死耶曰死矣問蟻川左內曰亦死

不問其他。使者曰：「二郎君無恙，敢賀。」夫人曰：「不若一兒死，事之益可慶。」信之嘔曰：「本多氏之家言乃然。」信吉歸，請父曰：「鎌原伊右衛門力戰身蒙重創，從僕死者三人，請益秩賞之。」信之曰：「鎌原健鬪可嘉，然身蒙重創，從者多死而不得一級，勝在敵不在於我。若夫無功而賞之，則舉封與士尚不足也。」其臣馬場主水有怨信之來，江戶慙信之密通大坂，乃使人詰問。對曰：「臣既見疑，有死耳。」然關原之時，臣不援父，今何故援弟事？乃寢加小諸城主仙石兵部少輔忠政萬石。

移封信濃上田城，并舊食六萬石。十月，以小諸城賜甲斐宰相忠長。忠長使屋代越中守秀正三枝土佐守昌吉守小諸城，增封水戶宰相賴房常陸松岡三萬石，并舊食廿八萬石。初，賴房少時好任俠，奇服怪裝，驚人。傅相中山備前守信吉屢諫，弗悛。大將軍聞之，召信吉。信吉造朝，執政曰：「今日召卿，余輩不知何故。」大君當親問也。信吉嘻曰：「是必聞吾公無行，詰問之也。」僕以實對，則揚君惡也。曰：「無則欺上也。」僕進退皆罪，請退執政，固留不可而去。賴房聞信吉被召，快

快不樂立俟其歸信吉具告故且曰臣當死公
生而氣銳東照宮命臣爲傅臣不材不能使公
改過徙善也臣深愧損明鑒臣死之後佞諛益
得志則公危矣身雖死而魂魄永留護衛焉顧
侍臣曰持卮酒來信吉今死願與公訣矣賴房
撫然曰吾過矣乃解長劍裘服與侍臣矢曰自
今以往改過以從汝言也大將軍聞之曰善哉
信吉吾無憂乎水戶矣賴房從是勵行修政與
尾紀鼎峙並稱宗室良主信吉先世居武藏中
山里父曰勘解由左衛門家範事北條氏照豐

臣太閤之征小田原家範爲其主守八王子城
健鬪死節太閤稱爲忠勇無雙信吉時年十四
與兄照守俱在小田原城故不死烈祖索而得
之以信吉爲侍豎以父之故甚有寵烈祖在伏
水宮中有以已鈍刀易利刀者信吉竊視之蹴
墮牀下而縛之烈祖賞以黃金二枚信吉曰有
介捕者非臣之功也願賜諸介者後有命賜舊
邑中山辭曰有兄照守願賜諸兄烈祖嘉其有
讓及封賴房於常陸以信吉爲傅相食萬五千
石大坂之役賴房留守駿府烈祖謂信吉曰阿

鶴年幼寄重任者以汝在焉汝質似父必不辱命也信吉輔賴房敬忠竭節深被委任封松平大膳亮忠重上總佐貫萬八十石十一月定小姓番六隊以井上主計頭正就永井信濃守尙政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板倉內膳正重昌秋元但馬守泰朝爲番頭是時建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軍大番衛外書院小姓番衛內其隊將謂之番頭而小姓番尤爲親近擇其材參預機務正就尙政等皆其選也尙政既貴幸一日詣井伊直孝請教直孝曰吾

不學何知焉然必欲有言乎請擇日以來尙政乃齋戒盛服而往直孝曰諺有之怠爲大寇僕警於此言得以保身奉公至今日矣尙政拜謝曰僕雖不敏請終身服之十二月加酒井雅樂頭忠世二萬六千石并舊食十二萬二千餘石封酒井讚岐守忠勝武藏深谷萬石加永井右近大夫直勝二萬二千石移封下總古河城并舊食七萬二千石直勝自是常居江戶參贊大政長湫之役直勝獲池田信輝取其佩刀名篠雪者以爲徵一統後輝政嘗問直勝卿祿幾何

曰七千石輝政戲曰吾父之頸何其賤也至光政時直勝伶致篠雪刀曰聞此刀者尊祖公之所寶愛公觀之豈不若對遺像乎請以還呈光政大悅厚宴使者留其刀而觀之居數日遣使重幣報直勝曰蒙示吾祖腰刀恍如待音容何賜加旃然斯刀落公之手者天下所聞知書史記之兒童誦之藏諸吾家豈若弄諸貴家以傳於永世哉敢謝厚意直勝穎敏而端直大坂之役以大番頭帥部屬六千人以從及議功大將軍立監司以檢麾下兵士勇怯獨直勝部下令

自稽察之不受訊世以爲直勝以直信顯故士類榮之初井上正就之使駿府也烈祖語之曰人生朝不圖夕故君臣皆可豫爲身後計頃者汝與大藏信濃執事而似汝特爲將軍所親汝若思身後計則勿獨私戚福夫人乏具才事難兼善今有三事使三人各掌一事如是則人各竭其所長專乎其所職而鮮有過失偏聽傷聰獨任生蔽人主不私於所愛人臣不私其權則政令正而人民安上下偕承其慶是之謂身後之計也又曰藤蘿掛松柏縈繞凌其梢則樹凋

而藤蘿槁矣。權奸蔽主，終亡社稷，而身亦嬰旤者，亦猶是也。我國家立政，承繼父祖之法，積年累月，與老成舊臣審論詳議，以定百代之制，而非更有傑出計，徒見目前小利，逞私智，建新法，猥變革舊章，以擾亂國家者，是藤蘿之類也。將軍如任用若輩，則爲大不孝焉。正就曰：謹奉教矣。然大君舉事，未嘗輕動，若官吏黜陟，封祿增減，必令宰輔竭謀議，又使其官長量其功過，稽其氏族，而後進退之。至金帛恩賚，賜予等事，亦令臣等商度裁酌，而後賜之。事罔大小，必秉公

道以行之，莫毫有所苟焉。至如私愛偏聽，好變革祖法，萬無有是事也。是月以正就爲執政，移封遠江濱松城，并新墾田食五萬二千餘石。九年癸亥二月，命越前宰相忠直致仕，尋幽之於萩原。忠直荒淫酷暴，刑殺無度，至彈射行旅，剝剔孕婦，以爲歡樂。初中納言秀康之卒也，宰臣承見長次自刃以殉，其妻有姿色，忠直欲召以爲妾，妻恚泣曰：良人殺身以從先君於地下，君何忍召妾？况有孤子在，敢愛死以受辱乎？遂自截髮，不應命。忠直怒曰：凡在我封域中者，孰

不奉我命發甲圍其家殲之又屢遣兵殺大臣大將軍召忠直生母清凉尼謂曰忠直橫逆日甚吾每優容之庶幾其自新然穢惡日聞無一毫改悔之心欲令之禪封仙千代幽居思過汝盍往說焉尼乃往越前告之且賜几杖忠直卽從命乃披剃自號一伯率侍妾兒女以往荻原令竹中采女正重次監之後移之津森給田萬石終卒於配所賜仙千代遺封七十五萬石仙千代時年九歲大將軍泣尾張中納言義直邸義直崇尚儒術聘近江人堀正意爲師能綴文

辭自編次烈祖事蹟爲年譜創業錄成功記等書敬禮大臣尙德任賢采納讜言嘗在藩有爲匿名書黏廳事壁者列姦臣九人名氏題曰通計十人義直怪焉徧召群臣問之有書記持田善左衛門者進曰其一蓋公也爲書者不敢指斥以庶幾曉悟耳因條陳十事義直覽之大怒欲抵之罪傅相竹腰正次山城守聞之招持田其家戒毋出乃入見曰臣得良上請薦之義直問爲誰正次曰持田善左衛門義直默然正次曰聞善左諫公臣固欲言之而未敢焉彼乃能捐

軀盡忠。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旌其忠。義直忻然納之。乃增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初烈祖疾篤。召大將軍及義直等三公子。謂大將軍善視諸弟。又謂義直等善事將軍。大將軍友愛純篤。庭無間言。最與義直親睦。屢召燕語。或時臨其邸。恩賚優渥。加松下石見守重綱四千餘石。其下野烏山城。食二萬餘石。四月。揖斐城主西尾豐後守嘉教卒。無子。封除十七日。世子家光登日光山拜悶宮。五月。米澤中納言上杉景勝卒。子彈正大弼定勝襲封三十萬石。先是大將

軍徵諸侯。令土井利勝傳命曰。明年將禪職於世子。諸侯皆賀。井伊直孝獨不賀。利勝問故。直孝曰。大坂始平。土木驟作。江戶有修城之役。日光有建廟之舉。諸侯困役。海內凋弊。加以幕府禪代。則諸侯奔走獻金帛。而將軍行大饗之禮。百需繁浩。上下俱疲。自非暴斂橫征。愁苦人民。何以供其費。此豈非階亂耶。臣是以不賀。利勝具白之。乃召直孝曰。卿言有理。然命一發。不可中輟。吾非不嘉卿之忠。自今後有所見。直言抗論。勿有所隱焉。直孝曰。臣言非耶。不納可也。果

是耶殿下徒悅之而不用非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利勝曰臣等耄聵少壯如直孝乃能鯁言國家之福也請明日復會侯伯速停前命從之至是將與世子俱朝京師請傳職會世子有疾十二日大將軍先發六月八日入二條城廿五日朝于京師增供御田萬石上表請讓職廿八日世子疾瘳發江戶七月十三日入伏水廿三日世子家光朝覲廿七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實條就伏水拜家光征夷大將軍自是稱大將軍曰大御所閏八月十四日朝覲賜暇九月七日

還江戶寬永元年九月移居西城天朝以其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益小心寅畏嘗在禁內獨息便室人或覩戶衣冠肅然如與神明為伍既老仍聽機務自郡國利病億兆疾苦至藩翰侯伯海外夷蠻情狀靡不詳問而審察之暇輒召諸公子語祖業艱難或宴功臣耆老話舊未嘗一日從爾度晷三年五月朝于京師九月十三日詔拜大政大臣固辭不許九年正月廿四日成刻薨于西城之正寢享齡五十有四廿六日葬于城南三緣山增上寺上謚曰台德院二月勅

贈正一位大將軍。雖寢疾，每晨必理髮聽政。如常大猷大君患之，論執政勿啓事。大將軍聞之曰：「吾一日不聽政事，心常不安。且吾爲天下主，省視萬機，至死不廢，吾所願也。」每月十七日拜紅葉山廟，未嘗命攝先薨。數日親謁廟，比還加劇。召大猷大君屬以後事，乃遺命曰：「國家典制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疾危篤，不能施行。將軍宜繼吾志，釐正時弊也。又謂義直賴宣賴房曰：「將軍年少，皆有失道。汝等宜爲社稷計焉。夫天下東照宮之所勤勞經營，

豈可使異姓覬覦哉？汝等宜體吾意焉。僧天海時百餘歲，日侍側。白曰：「殿下德澤橫被四海，百歲後亦宜祀爲神。」大將軍曰：「是何言歟？」東照宮聰睿英武，邈絕古今。撥亂反正，億兆戴德。祀以爲神，誰曰非宜？吾以非才，藉餘烈以保遺業，有何功德而可以爲神？夫人之患在不自知焉耳。聞者歎服。大將軍容儀端整，起居必遵禮。雖造次匆卒，未嘗疾言遽色。嘗觀樂，適地大震，陪侍者皆駭散。大將軍儼然不動。或白殿屋將頽，宜早避之。大將軍曰：「屋壁未墜，何至崩圯？尤能省

欲清心。聲樂燻幸之好。游豫宴伏之懷。一莫所入乎其心。少時好擊鼓。嗣職之後。絕不復手鼓。嘗與諸弟燕語。曰。吾有一願。終不得爲焉。賴房曰。何。大將軍笑曰。登天守樓。搥鼓。不亦大快乎。賴房曰。爲之甚易。何不爲也。大將軍曰。吾搥鼓於城樓。則城下皆好鼓。城下好鼓。則闔國皆好之。吾奚得爲之。常慮耶蘇之害。使揖斐政吉右半門衛往西洋國。學其術。政吉在西洋七年。盡得其要領而歸。大將軍召問之。窮日夜無倦色。左右慮其勞耗。大將軍曰。彼爲國家使絕域。其艱苦

爲何如。吾豈厭旬日之勞哉。終窮竟其利害。而下令禁之。滕堂高虎嘗白曰。殿下齡躋。知命宜少逸。豫大將軍曰。卿等老而安佚。何害。吾辱位台鼎。具瞻之所歸。夙夜戰兢。死而後已。豈得暇逸哉。其爲政慎。銓選恤刑獄。壹悉心民治。認萬姓之罪。以爲在己身。平生語人曰。除擬近臣。不得其人。是吾過也。至外官之遷除。責在有司。然銓序失人。匪獨曠官廢事。且取譏後世。人君之羞。莫斯爲甚。故吾常以知人爲務。又曰。用人勿以過失弃之。宜許其自新。今日作惡。明日俊之。

卽是善良不宜責其舊惡也。烏田利正彈爲刑官啓曰：臣欲著錄當世判決事狀以爲折獄之法。庶幾有益於後人。大將軍曰：錄事爲書則後世史胥唯書之徵而不究其事情。所判必失。安當夫民之情僞曲直千緒萬端。非臨時審察焉能悉之。非法律之所豫定也。又嘗謂利正曰：凡大辟雖已論決。更思其可宥之理。然後刑之。一男子有殺主者。衆謂必處嚴刑。後寂無聞。衆怪之。侍臣語及此。大將軍曰：細民犯大逆。人主之深羞也。故趣吏誅之。不使人知也。時放鷹畋游。

被服與近臣同。其色樣莫知誰何。或憇田舍。或與耕夫語。以察稼穡之艱難。當是時。積亂之餘。邑里凋殘。瘡痍未愈。田野荒蕪。民乏恆產。大將軍儉身節用。政尚簡質。薄征稅。省徭役。務與民休息。所任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公亮忠純。甄拔才能。百司得其器。一心效力。賞罰無私。予奪悉當。強藩競將。屏息聽命。環海之內。絕島之表。靡不皞皞嚮化。後陽成帝嘗謂大將軍曰：乃父家康生長乎兵間。未遑施仁。卿治世良將。宜敷惠廣澤。傳祚子孫。永翼王室。綏寧元元。服膺聖

肯以身爲儀型故元和之治殆踵延喜天曆之
縱云

史臣曰先臣小幡景憲稱台德大君謂偉度宏
量雖烈祖莫以尚焉蓋非諛言也世傳大君幼
時使人讀書而聽之粹有怒牛登堂奔突戶障
左右錯愕失厝大君神色自若閱書不輟豐臣
太閤與諸將觀猿樂有虎破檻出走攀堂階諸
將或起或走虎進向加藤清正清正按劍叱之
轉近大君坐大君端坐睨之虎乃去車善七者
佐竹氏臣丹波猛虎之弟也猛虎逢誅善七欲

報兄讐仕爲屨人事覺被縛卽首實曰欲拔刀
斫君者三手顛不能拔請速斷吾頭大君曰壯
士盍折節仕我善七掉頭曰旣以爲仇惡乎得
而君之大君曰雖然吾不忍殺汝也盍少緩意
以全命善七曰臣壹讐天何顏接於人必欲賜
生乎請得乞丐以畢生乃以爲乞人長猗嗟偉
夫含弘宏大與乾坤同其量而畏天崇神敬親
尊王蕙蕙慄慄如無所容其身若乃遜志約身
省嗜欲攝威儀禮大臣體群臣不侮無告不凌
小寡恐四海之內一物不獲其所者皆發乎其

至性焉。洵矣。嶽神誕降。命之守文。開治者也。天之愛民。不亦甚矣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嶽, 神, 誕, 降, 命, 之, 守, 文, 開, 治, 者, 也, 天, 之, 愛, 民, 不, 亦, 甚, 矣, 哉.]

